

我的编剧梦

李云

我的编剧梦产生在青葱少年时期。1975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彩色电影《战船台》时,银幕上展现的那与生活中一样真实的色彩,就让我有了这个梦——这辈子也要写一部电影剧本,然后把它拍出来,放给他人看。这该是怎样伟大的事业,肯定比当一个国王或一位将军更风光,这是我十岁左右时的真实想法。

我学写剧本是从读刊登电影剧本的杂志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刊登电影剧本的杂志有很多,如《电影文学》《电影剧本》《电影剧本园地》《世界电影》《电影创作》《电影新作》《中外电影》《十月》《当代》《收获》,还有《人民文学》也刊登电影剧本。我总是把来之不易的很少的零花钱慢慢积攒起来,去买杂志来看,我觉得很值,一块多钱一本的杂志上登三四部电影剧本,等于我看了三四部电影了,并且可以不断地回看,反复研读。

那时的电影剧本还不像现在这样,每个场景分“内”“外”来表述,日本电影剧本叫“脚本”。杂志的中间或封二、封三及封底,登着一些电影的彩色剧照,虽比《大众电影》的彩页少,但我喜欢。

我最初写剧本可能是在高中时期,那会儿我还兼写武侠小说。写作是在我住的披厦小屋进行的,灯光下,覆盖在稿本之上的是高中课本,这样父母不易察觉,写好后就把稿本藏在自己的枕头套里。这个小伎俩是瞒不过大人的眼,严父把这些文稿拎到门外,狠狠地扔向不远处的垃圾堆,仿佛扔一只死鸡,并揶揄道:“你也能写电影?……”下一句他没说,可能是:狗也能上树,猪也能犁田。这些事大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我遗忘了,还是母亲在得知我的第一部电影《六号银像》拍摄的消息时,流着泪告诉我的。她还说:“要是你父亲迟走一年,就可以看到你写的电影了。”说这话时,是辛丑年的初冬,父亲刚走没满四个月。其实父亲去世的第八天,我就因为参加《六号银像》的电影剧本论证会,告别悲伤中的母亲,乘车去了宣城。高铁上,我睡得很沉,因

为连日连夜守灵和办丧事,我身心疲惫。睡梦里父亲没有来,有关这部电影的事,也没在梦里出现。步入老年,我的睡眠中无梦是不正常的事。

现在想来,高中时期写剧本是很幼稚的事,那时还不知道剧本的结构是什么,蒙太奇是什么,更不知道人物塑造、语言对话以及桥段设置和故事推进的技巧。无知者无畏,到了今天,我还为自己的莽撞和果敢而窃喜,如果没有那时那一般天不怕地不怕的劲,恐怕真的没有今天这本书的诞生。真正写成剧本之前,我已走过了20年的文学创作之路,我写得很杂,比如小说、散文、诗歌以及纪录片、专题片、广播剧的脚本,这些对写好电影剧本可能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从2004年到2015年,我在铜陵市广播电视台工作,那时我组织参与了五个广播剧的创作与制作,有作品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此外,我还参与撰写了若干个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的脚本。有了这些,我才开始了真正的电影剧本创作。

2018年,我写了电影剧本《山鹰高飞》,2019年该剧被安徽省委宣传部列为“重点扶持电影”项目。

2021年,我又写了电影剧本《第六号银像》。这个电影剧本的产生,首先要感谢作家余同友,是他告诉我,在旌德流传着一个一家三代舍命保护马克思银像,坚定马克思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群众闹革命的真实革命故事。后来我俩结伴,去宣城,去旌德三都等地进行采访。原先我俩准备联手写个报告文学,后来我和他商定,他写非虚构的(后来被中国作协列为重点项目),我写电影剧本。

由于梅大栋、梅大梁保护马克思银像的事迹感人,加之我的采访还算扎实,2020年12月28日到30日,我用了三天时间,把自己关在白湖农场的宾馆里,写出了这个剧本,先后改了九

次之多。后经旌德党史专家和梅大栋家人审核同意,我投给了《中国作家》影视版。感谢范党辉老师,她用了三个月时间审核和编辑,并在当年第九期头条推出。剧本一刊出就受到宣城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以及旌德县委、县政府等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宣城市委认为在“四史”主题教育过程中,用本土的红色党史教育党员干部更有直接性也更有可信性,决定开拍这部红色电影。随后该市宣传部和文联及旌德县迅速展开拍摄洽谈工作,安徽皮猴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李墨言导演接受了拍摄任务。经过两个月的艰辛拍摄,现已杀青,拟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在全国院线上映。

至此,终于圆了我的编剧梦,或者说是电影梦。出版这本书,我只选了公开发表的两部剧本,其实还有几部剧本在电脑里“睡觉”。哪个编剧不写废几个本子呢?这该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要谈一下写这两个剧本的心得的话,我想说,一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是写好历史题材剧本的关键,也是编剧行业里老生常谈的事。《山鹰高飞》里列宁小学的少年给“列宁号”飞机送油的故事,历史上是没有的。我在金寨红军历史展览馆看到“列宁号”飞机的照片时,就有一定的触动,后来又看到列宁小学,我就想,“列宁号”飞机与列宁小学的少先队员之间有没有可能发生故事或产生联系?“列宁号”飞机是真实的,列宁小学也是真实的,我就产生了让少先队员为“列宁号”飞机送油的想法,并设计在送油过程中遇到假红军,他们是如何在困境中历练和成长的。送油的过程,也是他们成长的过程。

《第六号银像》也是这样,我虚构了焦尔神父和小偷马青红两个人物。我让梅大栋和焦尔两个有各自不同信仰的人碰撞,产生关于信仰的戏份;让小偷在梅大栋的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这些虚构当然建立在一定的社会背

景下,比如,宣城和旌德历史上都有教堂和神父,梅大栋就是被一个偷牛贼救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些背景支撑,打死我也不敢这样写。

二是写人性。这两部剧本都是革命题材,正剧革命者的形象,要写好,就要有一定的艺术性拔高,但更要把他们当“人”来写,而不能当“神”来写,归根到底还是要写人性,写个体的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渐变、突变的过程。根子、发财、丫头、栓柱,他们正是因为送油路上的遭遇和磨难,才逐渐坚定了革命信仰,也变得成熟和勇敢了。梅大栋和梅大梁在革命低潮期也苦闷徘徊,但依然坚定地奋斗和不屈地抗争。就是对仇县长、国民党、敌军团长、叛徒等反面人物,我也尽量做到不脸谱化处理。从人性出发,写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温度的立体的人物,这是我要努力做到的。

三是要有可看性。革命题材电影最忌正面说教,要细雨潜入,润物无声,要用故事情节、细节打动人。比如在《山鹰高飞》里,我设计了根子为掐断敌人对“列宁号”飞机的追踪,忍痛把自己喜爱的狗“牛犊”杀死的情节;在《第六号银像》里,梅大栋的儿子被敌人扔到井里淹死,母亲被火烧死,都集中在一个时段处理,让人感到一种戏剧化的悲情效果。一定要让电影好看,只有先让其好看了,才能让观众在寓教于乐中受到熏陶和影响。

四是采访要深入、仔细,多方求证十分重要。为写《第六号银像》,我多次到旌德、宣城党史办,去请教陈虎山等党史专家,了解历史的发展轨迹和主人公的个人命运痕迹。我到三都拜访梅家后人,联系上了远在深圳的梅家后人——梅子牛先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使作品细节丰满,情节真实,人物形象立得起来。当然,还得下功夫修改剧本,反复改,才能使剧本有生命力。此处剧透一下,《山鹰高飞》我前后改了十二稿,《第六号银像》我“动刀”下狠手,改动有九次之多。凡事皆不易,还是那句老话:条条道上都有蛇,条条蛇都咬人。

走笔至此,我仿佛言已终了。如果要再说一句,我只想轻声对天国里的父亲说:“老爸,孩儿我终于写成剧本了……”

名家有约

游弋在现实与虚幻之间

——张隽《一条虚拟的鱼》赏析

李汉超

诗歌对我而言总是充满着诱惑与魅力,今年2月19日慕名前往武汉黄陂花乡茶谷参加春天诗会,得到一本张隽的诗集《野蔷薇》,并见到了张隽。张隽是花乡茶谷风景区的老总,也是我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心仪的诗人。他英俊爽朗,热情真诚,在谦逊的谈吐与质朴的举止之中,隐含着诗人草木之心。厚厚的一本诗集,收录了他1981-1991年间的主要诗作,分为十辑,共有300首之多,我读了整整两天时间。他的诗作多为短制,含蓄隽永,常常运用朴素的意象寄寓或表达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哲思,都是他青春岁月的激情见证。掩卷回顾,其中一首《一条虚拟的鱼》在我的心中“游来游去”:“阳光一闪/在一面镜子上放射光芒/有一尾鱼/从深处水中游来/吐着白色的花朵//一个人/从劫难里爬出来/抓起笔 喘息着/像抓住狡猾的兔子//镜子在四射的光芒中碎去/阳光一闪/那条鱼潜入了岩石。”(选自张隽诗集《野蔷薇》)

全诗十二行,分为三节。这首诗并不好懂,明显受到“朦胧诗派”的影响,简明的意象里有着丰富的人生体悟,深邃的意境潜藏在明亮的事物中。“鱼”是普通而灵动的物象,对诗人来说司空见惯,毫不奇怪,但在这首诗中,诗人“虚拟”了它,让它游弋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泛动着峥嵘岁月的涟漪与波光。这首诗可能有两个视角:一个是站在镜子前看自己,那“镜子”就是实有的物体;一个是站在湖水边看自己,那“镜子”就是湖水的比喻。

第一节,诗人借助“镜子”照出自己的纯真与沧桑。“阳光一闪/在一面镜子上放射光芒”,如果是站在镜子前,那“阳光”是喻指目光,眼睛一眨,目光一闪,诗人内心的诗意就萌动起来了。如果是站在湖水边,那湖面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波光,诗人心灵的湖水就激荡起来了。此时此刻,诗人有了新的发现,他分明看见,“有一尾鱼”从岁月的“深处”游了出来,摇头摆尾,“吐着白色的花朵”。“水”是时光之水,“白色的花朵”表面来看是指浪花,但诗人不直接说浪花,肯定还有其他的喻意,有青春纯洁之意,也有岁月凄美之态,“吐着”说明不是“水”的自动生成,而是源自“鱼”的内心。时光匆匆去,岁月催人老,一不小心,我

们还不曾年轻过就已经老了,“鱼”让我们想到鱼尾纹。“鱼”也可能是诗人的自喻,那一朵朵“白色的花朵”就是诗人呕心沥血的一首首诗歌,散发着诗人生命的气息与能量。

第二节,诗人面对“劫难”写出自己的疲惫与惶惑。从“一尾鱼”的现身突然切换到“一个人”的出现,给人突兀、跳跃之感,但“一个人/从劫难里爬出来”与“一尾鱼/从深处水中游来”有了某种深度关联之后,也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一场“劫难”之中,他从中“爬”了出来,实属万幸。他“抓起笔 喘息着/像抓住狡猾的兔子”,劫后余生,有些气喘吁吁、力不从心,想用诗歌表达心灵,但握不住手中的笔。“狡猾的兔子”是个喻体,喻指笔不听使唤,实际上是喻指另外一种困境:灵感中的稍纵即逝和表达上的言不由衷。从一场“劫难”到一种困境,这可能是所有诗人的宿命,现实永远是残酷的,任何人都无法真正逃脱,我们都必须正确面对。

第三节,诗人围绕破碎突出自己的沉潜与归隐。现实终究像一面镜子“在四射的光芒中碎去”,有时被光芒击碎,有时是自行破碎,这是岁月的无情,也是时光的必然。这里有两种含义:一是躲进了水里的岩石之中,有沉潜之意;二是归隐自然之物,与自然融为一体,有永恒之意。如果说前面两节写的是现实之境,那么这一节就是写的虚幻之境,表达诗人内心的愿望。这样一来,一条“虚拟”之鱼既是对现实的观照,又是对未来的指认,因而“鱼”相生,“鱼”意盎然,这条“鱼”就不再是普通的鱼了,它惟妙惟肖地游进了诗人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之中。

这首诗纸短情长、文约意丰,语言凝练通透,意境神秘深邃。张隽深谙朦胧诗写作之妙,写出经典之作,奉献给了诗坛,也给自己留下诸多青春的记忆与印痕。

张隽出生于湖北黄陂,黄陂的山山水水养育了他的人,也蕴育了他的诗,更滋养着他的诗意人生。1981年创办诗社,曾得到臧克家、艾青、曾卓等众多大家的帮助与指导,其间创作并发表大量诗作。他奉行“与山水花木为伴,过简单明快的生活”,也如此坚定、执着地践行着,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诗意人生会更加精彩生动,他的诗歌作品会更加灵秀蕴藉。

无论媒介如何更迭、技术如何变化,电影始终是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电影人和影迷的“节日”,电影节发展前景广阔且光明。

正在发生的数字技术变革,为电影进一步开拓展示与传播的新空间。越来越多的电影节尝试“线下+线上”的办节模式,通过云观影、在线交流、视频互动等方式,更好地服务电影人和电影业,鼓励观众参与共享,推动电影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了电影节的多元呈现和广泛传播。

5G提升了信息传播速率,有效避免了播放卡顿、网络延迟等不良体验。4K+5G直播技术被应用在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此后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平遥国际影展等也纷纷采用直播技术。直播技术的革新,不仅让内容更具视觉冲击力,也进一步打破时空的限制,让更多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大型盛典的魅力,扩大了电影节的参与度和传播力。

许多新媒体平台依托自身特点,为电影爱好者创造更多互动的机会。比如,线上直播开辟评论区与弹幕,观众可实时表达感受,不同评论与弹幕的同时出现,大大增强收看时的“陪伴感”,强化线上观影的社交属性。线上投票也是一种有效的互动参与形式。2021年,第三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面向大众征集主视觉海报,线上投票有效引发观众对电影节的关注。其中,更符合网络审美的海报《雄鸡凝视》遥遥领先,而后发展成表情包广泛传播,拉近了电影节与普通观众的关系。

正如新媒体时代我们运用语音、视频与远在外地的亲人朋友交流一样,电影人和影迷即使分隔天南海北,也可以交流不断线。电影节举办线上电影大师班,面对面变成了在线,方式变了,本质没变,电影课堂的大门面向更多受众打开。在2021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三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系列活动的影展上,《湘女萧萧》的导演谢飞、《生活的颤音》的导演滕文骥等主创与厦门大学的师生进行了线上对谈。作为系列活动的电影保存修复论坛,也采取了“线上+线下”的方式。

过去的电影节,一部电影只能放映有限的场次,尽管特别受欢迎的影片会加映,但也很难以充分满足影迷群体的观影热情。如今,线上观影实现了有力补充。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云上电影节”全面升级,观众可以在“云上北影节”专区观看建党百年、冬奥影像、环球经典等主题的精品影片,还有来自全球多种类型的优质新片独家放映。北京广播电视台同时开启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视展映,影迷们有了更多观影选择,“客厅影院”进入千家万户。

云观影给予观众更多的自主权。影迷可以依据不同板块自由挑选影片,随时快进暂停,观影之余还可带话题参与讨论。“云上北影节”还设计了前沿报道、明星荐影、电影大师班等环节,让观众在网上也可以体验参与电影节的乐趣。如今,在艺术机构、视频平台、策展人等共同努力下,不同规模和定位的线上影展也涌现出来。如,中国电影资料馆与视频平台合作,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推出修复版红色经典影片《南征北战》《红色娘子军》《铁道游击队》等,线上展映受到观众的好评。

无论媒介如何更迭、技术如何变化,电影始终是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电影人和影迷的“节日”,电影节发展前景广阔且光明。无论创新直播技术、拓展传播渠道,还是举办云上电影节,电影节的改变都应以服务电影人、服务观众为要义。依托平台与技术优势,创新展映与活动环节,实现线下与线上的优势互补,电影节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再上新台阶。

开拓电影节展示与传播的新空间

李汉超 王紫研